

听乐札记两则

Two Notes on Listening Music

文 | 沈 思

普莱亚香港独奏会, 2011年10月17日

巴 赫《第五法国组曲》(BWV 816)

贝多芬:《e小调钢琴奏鸣曲》(Op.90)

勃拉姆斯:《钢琴小品》(Op.119)

舒 曼《童年情景》(Op.15)

肖 邦《升f小调前奏曲》(Op.28之8)《升c小调玛祖卡》(Op.30之4)《升c小调谐谑曲》(Op.39)

加演曲目:舒伯特《即兴曲》、肖邦《练习曲》第四首

普莱亚(Murray Perahia)是个颇为抢眼的钢琴家,有犹太血统,受霍洛维兹的赏识,又几次因为手伤取消巡演来休整。我一直觉得,好的钢琴家必然有坚实的音乐研究基础,

普莱亚就是在第一次手伤的数年休养中,仔细研究巴赫,并在复出后灌录了一些巴赫作品。“利兹”比赛出身的人总是非常全面,当年陈萨也是凭此登上国际舞台。看看曲目就知道,巴赫、贝多芬、勃拉姆斯,充满德奥派的上半场。而浪漫主义至上的下半场则包括舒曼、肖邦,加演曲目还有舒伯特,曲目跨度之大确实在我听的音乐会中少有。

很久没有写过正经的音乐会评论,因为香港交响乐团这个乐季的曲目实在让人失望,尤其经过绚烂的舒曼、肖邦年后,落差格外大。普莱亚这场音乐会倒是可圈可点。上半场的曲目比较偏冷门,基本上都是我听过但是没什么印象的曲子,所以听到后来有些麻木。不知道是普莱亚自己带的琴,还是大量踏板的缘故,钢琴的声音非常绵延柔软,延音给巴赫

染上了风琴的感觉，而且少了风琴的吵闹，触键均匀，节奏平稳，让人慢慢就迷失在那些声音中。其中一首结尾处有一个重音和弦，让我想起老师曾经讲过的海顿的《“惊愕”交响曲》的故事：当年音乐会上睡着的人太多，海顿气不过就写了个重音吓吓观众。如今巴赫似乎也有这种意思。那晚的曲目，加上绵延的音色的关系，实在是太催眠了。贝多芬和勃拉姆斯延续着巴赫的气质，平平淡淡中偶尔小打小闹，淹没在各种标准调式中，没有造成多大起伏。

出彩绝对是在下半场，舒曼的《童年情景》全套，我是第一次在现场听，听下来也突然有想练下来的冲动，那时候的克拉拉还没有嫁给舒曼，舒曼还是神志清醒的有志青年，整套曲子的编排都有一种年轻的完美主义。节目单说得对，即使技巧上并不复杂，但伸缩度（*rubato*）以及音色的处理也确实需要功底才能胜任。肖邦的三首曲目，组合起来怪怪的，《前奏曲》感觉一般，有些失误破坏了旋律的完整性。《玛祖卡》照例是每位钢琴家的处理方式非常不同，总有新的发现。《谐谑曲》感觉则是流畅得多，风卷残云一般，需要的各式对比都做得很饱满。

我最大的感想是，普莱亚如今也很大年岁了，保持如此的基本功实在了得，尤其又是在手伤经常复发的情况下，那些年轻而疏于练习的钢琴手们真要反思了。一把年纪的人，加演的时候早就满面通红，一首练习曲弹下来却几乎没什么破绽，速度也没有

放慢，让人不得不赞叹那个年代的人扎实的功力。其实很多新一代的乐手因为更专业的训练，技术更强，要不就是为了炫技而炫技，要不就是出了学校技术就还给老师了。其实炫技炫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非要搞到跟竞技比赛一样不断破纪录么？

基辛与阿什肯纳齐韩国首尔音乐会 2011年11月17日

肖邦：《第一钢琴协奏曲》（Op.11）

拉赫玛尼诺夫：《第二交响曲》（Op.27）

基辛（Evgeny Kissin）和阿什肯纳齐（Vladimir Ashkenazy）合作“肖一”的消息是年初就听说的，但二位并不来香港，所以在朋友的鼎力支持下决定去首尔听。一位是以12岁之龄现场录音肖邦两首协奏曲的神童，一位是肖邦大赛出身的钢琴家兼指挥，两者都与肖邦有千丝万缕的牵扯，让人有种缺席了便是人生一大憾事的感觉。

盼了几个月，11月17日这天走出首尔的地铁，秋意正浓，微微有些小雨，跟着地图的指示来到了首尔艺术中心的音乐厅。音乐厅以暗棕色装潢，整体看去舞台凹陷，有一种洞窟的感觉。阿什肯纳齐如今已经白发苍苍，但走起路来神采奕奕，基辛则一如既往地慢慢地走，倒是比前两年在香港瘦了一些。熟悉的交响部分响起，我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在异国他乡，听着我喜爱的钢琴家弹我最爱

的曲子，不禁有一种感动油然而生，让人潸然泪下。

乐队部分起得很慢，这大概是我听过的偏慢的一版，钢琴进入以后，两串上行琶音都按照乐谱标识，快慢有致。第二主题的部分，基辛的音色美得令人窒息，清晰而温柔，每一个音都感觉千回百转，自上而下的一串极连奏（*legatissimo*）起落精致，自由速度（*rubato*）有着他一贯的特色，自然而流畅。到了安静（*tranquillo*）的地方，曲子的速度仍然很慢，尤其是小节第一拍的交响部分稍微强调，感觉钢琴部分和交响部分的呼应多了起来，音色比录音更为立体。之后接的几个连续下行半音阶，就比传统演绎更加明显地放慢速度，每个音都异常灵巧，包括左手的旋律线也听得非常清楚，遗憾是这一段交响和钢琴没有对得很齐。曲子转到E大调的第三主题，便是优美的音乐旋律，其中八度部分几个重音、渐快、渐慢，处理得一点都不生硬和单调。即使是八度来演绎旋律线，连续性和歌唱性丝毫没有破坏。在速度变快的欢快段落，和弦倚音有一个小失误，这大概是整首曲子唯一一处较明显的失误。

在呈示部与发展部之间的乐队演绎很独特，鼓点非常明显，有一种抑扬顿挫的停顿感。发展部从第二主题开始，然后由大段的上下琶音组成，有种延绵不绝的紧迫感，每个乐句结尾的顿音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。这段音乐好像是自发行走的，钢琴家的作用就只是推波助澜，一波一波的

渐强，直到 fff 的出现，坚实雄厚。再现部和呈示部类似，就是对比更加强烈，特地注意了一下第三主题接头的踏板，三个半音装饰音是在前面和弦的踏板里面，高音D会稍微留长，其他声音逐渐消失，然后中央D才来开头。尾声部分是我所期待的，事实证明这段的演绎比当年12岁的版本更加游刃有余，左手的提、落衬出一种流畅的翻滚感，右手旋律又弹得分明，整体听来内容无比丰富雄厚，迎来整个第一乐章的结束。

第二乐章肖邦曾在书信中提到，是描绘一幅惹人喜爱的风景（beloved landscape），如歌段非常优美，中央B的声音朦胧而高远，即使未受音乐训练的友人都觉得仿佛整个大厅都安静了，只有这一个音透过静谧传入耳际。也许年龄的积淀更多的是表现在慢板的处理上，也可能因此，基辛40岁的这一版肖邦，比当年12岁的录音更加稳重从容，歌唱的内涵更加丰富，每个连音、断音毫不马虎。第47小节之后的段落，旋律摇晃着，就好像带着人摇晃进入心中最美的风景，有一抹月光洒在半夜的湖水上，有微风抚过脸庞。而激动的地方，音色变化则非常明显。我最爱的第二乐章的部分就是第101小节开始的装饰音，好像梦幻的精灵蹑脚从身边经过，之后随着大段的连音，人仿佛做完了梦，慢慢回归现实。在第115小节之后的那些旋律，速度慢了下来，这是我在别的地方几乎没有注意过的，比始终如一的流畅突然多了一种留恋的感情。

第三乐章的速度倒是没有比以前慢，全乐章都活泼且跳跃性极强。若是对比基辛12岁的录音，感觉附点更加夸张，利落的提腕让旋律旋转而行（如第60小节的部分），因此听起来更加俏皮。第100小节开始的交响部分让人印象深刻，铜管非常出挑，也强调了节奏型，和钢琴相一致。基辛的踏板一向不拖泥带水，如第208小节处，基本上没有踩，每个双音都整齐清脆。三个降调的变奏部分慢起，然后换调处又减慢，所以吸引了人很多注意力。从第356小节开始有颇具肖邦特色的琶音，收尾相接很紧密，让人有耳不暇接之感。

加演曲目，肖邦《谐谑曲》和《D大调圆舞曲》（Op. 64之1）。《谐谑曲》速度很快，可能没有乐队需要配合，自己发挥自如。而加演的《圆舞曲》是他经典的加演曲目，通常都是最后一个。在这首曲子之后，乐团首席起身离场，热情的观众才没有再继续鼓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首尔这场音乐会，无论上半场的协奏曲还是下半场的拉赫玛尼诺夫《第二交响曲》，都没有人在乐章间鼓掌，而叫好的时候也都是按国际惯例喊“bravo”，这点让人印象深刻。

大致总结一下这场音乐会，就是基辛的音色非常扎实，强音也好弱音也好，都是随着重量扎到底的，一点都不飘忽。另外基辛曾经自己表示过，会慎重录肖邦第一钢琴《协奏曲》，而这场音乐会似乎是有DG录音的，我因此觉得幸运。而这一版本和年幼时浑然天成的版本最大的区别

应该就是速度，稍慢的速度让每一个音的处理臻于完美，即使基辛年轻时是靠技巧成名，如今似乎也更重视音色和理解了，因此这是一版精心雕琢过的“肖一”。最后就是，可能因为阿什肯纳齐的钢琴背景，这次的交响部分存在感很强，和钢琴的呼应很频繁，有很多录音中或者以前现场忽略的旋律突然得到了重视，让交响部分一下子丰满了起来。

为了一场音乐会而如此跨国奔波，这大概是我目前做得最疯狂的几件事之一，好在不虚此行。

